恭敏公疏稿小引

第三省頓首識

此家司馬公所遺疏稿家侄士琦從笥中檢輯而錄以傳者也凡士人惟無所立以為可傳耳有之而其所居地又足藉以傳於世其有藏焉者乎推斯志也雖謂與焚草者同隱忠可也余授而讀之其論事之疏精而核彈劾之疏正而平條畫之疏大而中諫諍之疏切而褒封駁之疏明而法讀其疏者蓋可以知公之為人然其當日所為孜孜盡忠而不以官與名叅念者又非疏所能盡也方李給諫杖削時公疏救謂諫官當賞使言何可使以言獲罪非所以開言路北海馮文敏公聞而過公謂上怒且不測姑俟少霽若急上者徒取震躬無益李生或更重之耳蓋時每有救者其所救或得加罪云公曰若是是其徒取救

北京圖書館藏本

名失本意且拯溺安得虞自及其終不令李給事獨去也疏立上亦中格及在
禮垣楚藩以貢鮓不稱旨左使鐫三級餘與名者皆罰治公疏言楚藩先如期
稱貢而後奉旨非抗且明主不當以口實辠藩臣疏入同官皆為公危幸徼上
恩僅鐫俸一年然初旨不第此蓋疏端硃塗數字而後更此也人但知公為諫
官清執不阿不知其彊遂蓋若此又嘗夜草疏論一邊將忽觸寒就卧稿猶伸
几上晨同官相過門者辭同官訶謂毋紿我昨薄暮猶共卿卮何病為乃直入
據牀笑且問病狀顧視所草復笑謂當以此倦非病也遂去遇要人問邊事因
泄語而要人則謂撫按尚無言或風聞非實事也公是日竟以病不能拜疏要
人誤謂公或聞所語及撫按疏至以書來趣公疏公謝曰此一將耳撫按疏足
公案某不復添蛇足矣蓋公平居嘗謂凡事可一牘了者不當多贅適取厭議
有先發者不足吠聲適取輕事無關大利害者不當連弩適取激每以此自持
實無意故相忤而要人則大自恚幾相中會謝去得無及後又嘗草疏且上亦
適少劇以須次晨而同官疏已出遂削其草蓋公好直諫而又不好以諫沽直
率如此讀公遺疏者并徵公遺事可以知公矣疏錄者凡如干首其督撫及協
理所薦劾疏尚如干首悉不載蓋錄所劾嫌揚人過而所薦人材今多當途士
與登壇者以弟子錄此又嫌攀附且以成公當日薦人而不欲其人知之意云

弇州山館藏本

薛蔡敏公奏疏目録

卷之一兵垣

申救李給事疏

慎館選疏

叅鄧子龍疏

催發留中疏

論遼東甘肅邊事疏

論錦衣邊將疏

論西事疏

論兵部不宜推陞貪帥疏

論河西滇南邊事疏

特叅黔國沐昌祚疏

論鄭經畧不當辭總督疏

卷之二禮垣

申救武方伯喬張兩給諫疏

申明卹典疏

論各藩冒請郡封疏

停寢秦藩冒請郡封疏

申飭學政疏

卷之三撫宣

青雲山館藏本

報代疏
請蠲宣鎮歲課子粒疏
捐俸助賑疏
請停商稅子粒併乞發鹽課以抵宣鎮災免疏
催發各省直協濟宣餉原額疏
請按經制定額酌議裁節以裕邊計疏
議脩衝邊墻堡疏
虜酋擒送罪奢請典刑以明國法疏

卷之四撫宣

考選軍政官員併參貪橫舊帥以佐邦典疏
請加宣鎮餉額疏
清查各省直協濟宣餉缺額疏
開牧地以裕邊儲疏
天鼓疏
地震疏
地震疏
地方災異疏
循例自陳疏
辭陞總督疏

卷之五總督薊遼

青雲山館藏本

報代疏
催發永薊密昌四鎮餉銀疏
議處昌密二鎮缺額錢糧疏
止援兵增募兵重薊安遼疏
請賑畿南災荒疏
議復啞拜貢賞疏
議留衛邊道臣以資保障疏
議併營軍以實行伍疏
請發永薊密昌四鎮京運疏
乞勅立發餉銀以安重鎮疏

卷之六總督薊遼

建夸變詐多端北關應援宜亟疏
建夸糾連西虜圖併北關再陳兵食之要以資防禦疏
朝鮮押解倭夸疏
議調兩鎮將領官員疏
叅麻郎谷失事將領疏
議築甯前錦義廣甯開鐵等處敵臺疏
議裁昌鎮秋班遊擊疏
勘明山後失事併陳滿旦停賞始末疏
請平糴濟荒疏

青霞山館藏本

請速發年例餉銀併議調將領疏

卷之七總督薊遼

議援北關疏

查叅大安失事將領疏

虜王入犯官軍堵截疏

查叅喜峯路失事將領疏

敘石塘路陣亡官軍疏

題遼東撫臣卹典疏

代題道臣乞休并請亟補前缺以重衝邊疏

敘潘關外斬級疏

叅義州失事將領疏

催遼撫到任兼立推鎮守疏

山東班軍照舊赴防疏

叅良牧署疏

地震疏

地震疏

地震疏

地震疏

地震疏

地震疏

恭慰疏

青雲山館藏本

恭慰疏
恭慰疏

卷之八總督薊遼

三年給由疏
辭考滿加恩疏
謝考滿加恩疏
請改贈貤贈疏
辭封事加恩疏
謝封事加恩疏
六年給由疏
辭考滿加陞疏
再辭考滿加陞疏
考滿謝恩疏
遵例自陳疏
楚事第一疏
楚事第二疏
楚事第三疏
楚事第四疏
請告疏
辭陞戎政疏

再辭陞戎政疏
三辭陞戎政疏

卷之九掌部

奴酋攻陷撫順議處兵餉疏
遼左陷師乞急救援疏
會推遼鎮疏
會議遼事疏
議請督臣移鎮關東疏
調發登州南京水陸官兵疏
覆直隸巡按劾奏總兵劉國光疏
覆山東巡按劾奏總兵張萬邦疏
遼左夸情疏
欽奉聖諭疏
覆薊遼總督題集義兵停試選重武勇疏
催點滇楚巡撫疏
覆宰賽卜兎亥市賞疏

卷之十掌部

議覆山海鎮添設事宜疏
議登萊海運疏
覆薊撫移鎮疏

議勦奴酋酌議兵食第一疏
覆遼東巡按議調援兵疏
酌議兵食第二疏
催補遼陽海蓋二道疏
覆紅苗入刼叅處失事官員疏
覆兩廣總督奏劾副總兵劉岳疏

卷之十一掌部

覆議水蘭事宜疏
催點左右樞臣疏
議請經畧兼巡撫疏
酌補南都水陸營兵疏
酌議兵食第三疏
飛報奴酋攻陷城堡疏
議應猝兵將以資戰守疏
覆山東巡撫請暫留班軍防哨疏

卷之十二掌部

申飭邊防疏
議處冏寺援遼馬價疏
議調薊鎮援兵併議兌冏寺馬匹疏
覆蜀省事宜疏

青霞山館藏本

覆遼左兵事卹典疏
覆李光榮加總兵銜起劉國縉贊畫軍事疏
覆議薊鎮事宜疏
覆調衛邊將領併催各鎮援兵出關疏
卷之十三協理戎政
面恩疏
催點巡視科臣第一疏
催點巡視科臣第二疏
催點巡視京營科道疏
請特委兵部司官分練京軍疏
請勅兵工二部速議脩造戰車火器疏
練火器以壯營伍疏
奬用義俠以倡勇敢疏
懇恩給假調理第一疏
懇恩給假調理第二疏
患病乞休第一疏
乞休第二疏
乞休第三疏
乞休第四疏
卷之十四

皕宋樓藏書

中途患病乞休疏時任楚臬
母病乞休詳撫院代題第一劄時任楚轄
詳撫院代題第二劄
詳撫院代題第三劄
禮垣抄參附凡三十四則

奏疏卷之一 兵垣

兵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恭敏薛三才

申救李給事疏

臣待罪該科見吏科給事中李沂一本為惡黨就擒元兇未殄等事奉聖旨這事情已有旨了這厮每欲與張居正馮保報復私意不遂故揑污君父好生無理着拏送鎮撫司好生打着究問了來說不許縱情賣法欽此臣竊念通籍以來伏見陛下躬親攬斷博採芻蕘言官論事當則從若轉圜不當亦霽威包容未嘗即加罪譴臣竊以為日月之明天地之量古聖帝明王所未嘗有也顧獨恭然震怒於沂陛下豈因一張鯨罪沂哉夫亦沂之狂戇自取之耳以臣子對君父而妄取齊民譁傳之語不察是非不度有無形之奏牘臣等聞之皆相與

青雲山館藏本

切責以為非對君之體即沂亦自悔其失言矣陛下繫之詔獄加以笞掠沂復何辭第念沂本草茅初為諫官罔識諱忌又以生逢聖明處不諱之朝非首鼠狼顧之時是以抗疏論列一無避忌此其意蓋聳動聖聽以除君側之惡而不自知其過於輕率也是沂之罪在狂戇旨意謂揑汚君父臣以情理度之豈臣子之所忍乎旨意謂沂與張居正馮保報復夫二奸罪惡傳播中外即婦人女子所共切齒沂獨無人心乎且二奸擅權時沂尚為諸生未識朝市比沂登第而二奸或竄或死久矣豈有　觸雷霆之威干鈇鉞之怒而為竄死不識面之人報復也哉張鯨烈焰方熾勢甚燻炙今日沂攻鯨之心即曩臺省諸臣攻保之心也夫人臣平居有敢言之氣然後臨事有不可奪之節其如隱忍緘默依阿囁嚅左顧右盼不敢盡吐緩急必無所用之是以明主不以言為諱非獨防壅蔽亦以勵臣節也陛下罪一李沂臣恐言官從此顧忌不敢盡言天下事矣且陛下罪李沂本非為鯨而沂以狂戇取罪則因論鯨之故竊恐海內遂聽不察所以罪沂之意謂陛下霽威納諫稍異往昔不無少損盛美伏望察沂以言語得罪本無他腸特賜優容以明帝王包荒之量以作臺省敢諫之氣則我皇上之聰明益擴而聖治益光矣臣愚不勝惓惓

慎館選疏

臣惟風俗醨漓起於士習士登鄉書薦於南宮揚於明廷此世之所榮而四方士所視以為標也夫立標日中於此毫末於彼尋丈矣故士習關係風俗非細故也臣伏見近日士交遊拜謁倍於往時一切無名之費倍於往時竊以為已離朴而習為靡矣不惟靡也而又巧臣且以文徵之先是士子相矜靡麗第取帖括射中襲枝蔓之詞是為浮巧夫浮則病意故柄文者思矯之以質而士又刻畫子史百家之言勾深競詭是為奇巧夫奇則病體故柄文者思矯之以正而士又偵伺意向揣摩當世之故談說慷慨若素宦於朝豈惟其一日之長則其素所覆意之也是為深巧以彼靡行濟此巧心勢之所趨俗之所漸臣以為非上為之隄防則不可止也館選之舉諸士始進榮途四方士更慕效之挽回之

吉雷山館藏本

機寔在於此以臣所聞其間固不乏恬靜之士而亦間有干榮進而自炫鬻者或投詩獻文競為羔雁之飾或納交延譽先為根柢之容或工為詞刺曰某為某所知厚或更相標榜曰某為某先揄揚於人不勝其忌則似譽而實嘲於已不勝其躁則陽避而陰就諸如此類未易悉數夫士方其始進耳而慕羶趨利已無不至他日功名之會利害之途又有大者機械漸熟變幻橫生日異月化更將何極頃者輔臣具疏欲部院從公諮訪誠慮之也夫惟實學實行闇然自脩者必待諮訪乃得若夫飾虛聲騖浮譽甘投行卷不惜呈身則不待諮訪而已至矣伏乞勑下閣部大臣多方採訪必得學識才行兼長並茂之士次亦不失忠信恬澹之士但使採之者在上毋使營之者在下亦毋使游揚之者在其中倘有干榮競進如臣前所稱說者即文學果優必加裁抑毋使與選蓋不言採訪但據文字一日短長以為取舍耳即真才未必盡羅而干進者亦無媒以自售業已採訪之矣必務詳考其才品而審核其行實萬一毀譽失真而偶有一人焉僥倖而得之則奔競之風從此益熾靡巧之習從此益滋矣夫正天下士習者莫要於使得者不求而求者不得求而可得人誰不求臣竊以為杜僥倖之門塞奔競之路正習維風無先是舉者伏惟聖明垂察

青雲山館藏本

叅鄧子龍疏

臣惟國家所以整齊海内役使人群而運臂指之勢者惟此紀綱紀綱一弛漸至跌盭久且倒懸非所以習天下也比來驕將悍卒接迹而起今雲南騰姚二營又見告矣昨接得撫臣蕭彦疏大率謂騰營之變鄧子龍脩郄於劉綎而仇視其部卒以致憤激譟呼甘心易將姚營之變起自撤兵遂脫巾而譁厚索行李之費裹益滋蔓夫騰兵子龍所素仇也以素仇之兵為新隸之卒正宜加意拊循與同甘苦以消夙怨顧乃虛用其力朘剝其膏假公憤以快私讐剝軍資而充已槖是趣之叛也至姚兵則子龍所豐餉厚犒而腹心視之者乃一旦攘臂於其主此其故誠不可測或以撤兵損餉而重拂其心或陰煽陽嗡而故挑其釁或亡命之徒偶見騰兵告變乘釁而起或欲挾以為重因而徐定之以自

青雷山館藏本

解脫夫雲南距京師萬里見聞未確臣固不敢遙度而加人以必誅之罪但騰兵釁生於積怨其貪暴何辭姚兵變起於倉猝其約束安在往歲甘鎮之變劉承嗣特以嚴束下非有私怨積怒也朝上變而夕黜之矣鄖陽之變米萬春躬為戎首業已罷官且下吏議矣而議者猶謂未盡其辜今日子龍之罪豈不伯倍承嗣十倍萬春也哉至其平生罪惡又有擢髮未易數者五開黎平之役提兵入境刼殺公行良民指為賊黨富户誣為欵犯籍沒者殆數百家攖取者幾數十萬胡國瑞周官以武斷伏辜矣妻妾子女非充後房則歸奴僕至有雉經而死者不已甚乎然猶曰此罪人孥屬也生員李承勳舍餘趙應宿土豪寗環及平民稍有積儲者非詐其財帛即虜其妻子至不可勝數也又何辜哉人有功則妬媢而壞其成有隙必萋菲以文其罪當罕夸初附妻孥玉帛俱誘致帳中許為撫處矣及劉綎既擒岳鳳遂陰致之死而盡殲其餘黨知州何鈺計招蟒氏頭目悶乃將就降矣復邀殺其差官通事等人役以致驚疑叛去而州官反中其禍夫其平昔貪淫狡橫若此今日之變豈獨以撤兵之故耶蓋自國家承平日久一切務為姑息將官貪橫罷斥之已耳罪不必行也旋且復起即諸叛卒未嘗顯戮首惡以明國法迨其事後掩取一二駑下者以塞人耳目爾是以人情益翫而叛者效尤臣愚以為不大創叛卒非所以習士心也不重懲驕帥非所以習將心也今雲南土兵四集以節鉞重臣總諸將領以臨之諸叛卒已為釜中魚矣夫厚誅其為叛者而薄罰其致叛者豈所以明朝廷之法哉叅照永昌遊擊將軍鄧子龍性本狼貪心如蜥毒乘亂則肆行刼殺不啻蹊田而奪之牛乘隙則曲為擠排何異落穽而下之石厥惡固自貫盈茲役實為禍始

青霞館藏本

因貪暴以召亂已無鮮於諸軍儻嗃煽以樹兵益莫逃於三尺此一臣者所當明正其罪以示天下者也伏乞勑下該部查果臣言不謀將鄧子龍嚴加究治以為將官驕橫者之戒則軍政自飭而紀綱亦肅矣

催發留中疏

竊惟我國家之制慎選大臣凡遇缺推陞必部院科道諸臣廷議而後上請其庶臣遷轉止憑吏部擬上惟欽降官員奉有近旨不許朦朧推用者先題請而後推陞然未有不即賜報決者至於言官論劾無論其言當否或從中處分或下部覆試卒亦未有留中不發者故雖廉遠堂高而精神不至於否隔近來皇上齋居靜攝諸司章奏批決如常偶有一二未奉明旨者顧皆於治體有關臣不敢不一申請之頃禮部尚書缺會推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事于慎行疏上十餘日而不報臣料陛下之意蓋以禮部要地尚書尊官示慎重云耳顧朝廷之用大臣採之公論斷自宸衷今多官會推不為不公矣慎行為侍從講讀之臣二十餘年陛下察之既久知之既深又非若四方疎遞之臣必待咨詢而後

青雷山館藏本

知其賢者也以序則資俸相應以望則物論素協何嫌何疑而遲留若此夫國
家制度典章掌之禮部非可一日而廢缺今雖有侍郎署掌然見推有尚書則
事多委積以待主者即今聖節伊邇車書畢集儀禮繁多宗伯之任豈宜久缺
且皇上厚遇大臣每加優禮今使慎行趦趄以待命而吏部囁嚅而不敢復請
非所以存大臣之體也往者科臣姜應麟部臣孫如法皆以言涉宮闈相繼降
謫蓋已三年餘矣伏見陛下登極以來首開言路録用忠良先帝逐臣悉加召
擢即有齒馬投鼠偶被竄削者威嚴旋霽亦復登用或數月而量移或一歲而
累遷未有終三年淹如二臣者也豈非以有不許朦朧推用之旨乎然科臣特
疏吏部覆請則不為朦朧矣而竟寢不報將使二臣終沈淪於邊方小吏耶抑
有待而遷也夫天地四時猶有消息雷霆之威曾不崇朝安有萬乘之尊以片

御史
未得
帖之
生特指
相左亦
憲規等
法宮遠
者間亦
於國體政
要關係非輕皇上奈何不一批決而使人懷疑惴之心國失故常之典也臣是

言之故而終身怒人臣者恐非所以明虛受之懷開忠讜之路也南京都御史
耿定向之叅王藩臣也給事中許弘綱王孟煦嘗論列之矣疏上浹辰尚未得
旨臣又惑焉夫御史風聞言事自其職掌定向非故抑藩臣特以不送揭帖之
故而欲明臺長之體也定向品格孤高原有夙望弘綱等非槩議其平生特指
其一事之過而欲明言官之職也此其意見互異皆有關於國是論議相左亦
各持夫憲體何獨不蒙省覽耶昨左都御史吳時來一本為申飭南臺憲規等
事固已奉旨處分然二臣猶日悚息以待命也夫天顏咫尺遠於萬里法宮邃
密何啻九閽所以不至壅蔽者恃此奏牘耳故諸司章奏即未甚喫緊者間亦
中格已非事體況大臣之擢用銓部之題覆言官之論劾茲三舉者於國體政
要關係非輕皇上奈何不一批決而使人懷疑惴之心國失故常之典也臣是

青雲山館藏本

知其賢者也以序則資俸相應以望則物論素協何嫌何疑而遲留若此夫國家制度典章掌之禮部非可一日而廢缺今雖有侍郎署掌然見推有尚書則事多委積以待主者即今聖節伊邇車書畢集儀禮繁多宗伯之任豈宜久缺且皇上厚遇大臣每加優禮今使慎行趦趄以待命而吏部囁嚅而不敢復請非所以存大臣之體也往者科臣姜應麟部臣孫如法皆以言涉宮闈相繼降謫蓋已三年餘矣伏見陛下登極以來首開言路録用忠良先帝逐臣悉加召擢即有齒馬投鼠偶被竄削者威嚴旋霽亦復登用或數月而量移或一歲而累遷未有終三年淹如二臣者也豈非以有不許朦朧推用之旨乎然科臣特疏吏部覆請則不為朦朧矣而竟寢不報將使二臣終沈淪於邊方小吏耶抑有待而遷也夫天地四時猶有消息雷霆之威曾不崇朝安有萬乘之尊以片言之故而終身怒人臣者恐非所以明虛受之懷開忠讜之路也南京都御史耿定向之叅王藩臣也給事中許弘綱王孟煦嘗論列之矣疏上浹辰尚未得旨臣又惑焉夫御史風聞言事自其職掌定向非故抑藩臣特以不送揭帖之故而欲明臺長之體也定向品格孤高原有夙望弘綱等非緊議其平生特指其一事之過而欲明言官之職也此其意見互異皆有關於國是論議相左亦各持夫憲體何獨不蒙省覽耶昨左都御史吳時來一本為申飭南臺憲規等事固已奉旨處分然二臣猶日悚息以待命也夫天顏咫尺遠於萬里法宮邃密何啻九閽所以不至壅蔽者恃此奏牘耳故諸司章奏即未甚喫緊者間亦中格已非事體況大臣之擢用銓部之題覆言官之論劾茲三舉者於國體政要關係非輕皇上奈何不一批決而使人懷疑惴之心國失故常之典也臣是

吉石盦山館藏本

以不辭冒昧而申其款款之愚伏惟聖明裁察

奉聖旨知道了該部知道

越日于宗伯命下是時諸司章奏間有留中廷臣綴疏申請亦輒批發嗣

後習以為常公車之牘幾山積矣

論遼東甘肅邊事疏

臣惟今天下最稱急者無如九邊九邊最稱急者無如遼東與甘肅遼東無歲不與虜戰而跳梁益甚甘肅無日不與虜媾而蹂躪亦愈甚謀臣蒿目志士搤腕非一日矣夫自古所以制馭夸狄不出戰守和三策而激勵將士惟有掌罰兩端賞罰立然後恩威在上而朝廷之法信一切姑息將來恐有末大之虞戰守預然後操縱在我而中國之勢尊徒恃羈縻一旦不免衡決之變此臣愚過計所以不容默默者也如近日遼東之提督臣上功按臣驗級豈不甚詳顧道路傳聞有謂標鹵甚悉俘衆不足補亡者有謂疏捕他虜以邀賞而首功未必盡實者聞御史朱應轂且抗疏言之矣夫塞外之事固難隃度風聞之言豈必盡憑第既已形之章奏傳播當必更廣未奉明旨處分無論邊臣危疑難於展

青雲山館藏本

布而朝廷賞罰亦何以服天下請亟下該部轉行彼處廵按御史詳加覆勘如其摽掠數少俘馘功多境外要擊果真幕府上功盡核則功實既明人言自雪即使士馬多殘城堡無恙虔劉雖悛斬獲相當列功覆過亦足暴於天下倘或失事既甚奏馘非真道路之言有據御史之疏足憑則飾罪邀功莫此為甚雖收回成命責詣對簿猶未足蔽罪也夫國家有折衝之臣固不宜以文法苛繩但既挂議論之口必須情狀別白乃始服人功核而賞則賞當而見恩罪核而罰則罰當而見威功罪固不相掩分別輕重量示處分亦足明朝廷之威即念其前勞責以後效明示寬假亦足明朝廷之恩何究從寢格遂置不問也至甘肅事體更有可慮者蓋自虜酋住牧近邊以報瓦喇為名甘鎮將卒逐虜卒而奔殆無日其酋長要挾我金帛其部落刼掠我子女我欲守則無險欲戰則無兵勢不得不忍而曲受之蓋不獨虜以貢市愚我我亦以貢市自愚此其術豈可以久也比聞虜酋嚴立罰格徼發東西郊落必欲得志於瓦喇夫國狗之瘈無不噬也況戎狄乎往者互市之初國家所急在宣大薊鎮故三鎮錢穀獨多士馬稱强甘鎮昔稱無事錢穀士馬之數獨減於他鎮故最弱乃今日所急又最在甘鎮矣以最弱處最急非一大整頓之不可頃者兵部發馬價銀十萬兩以佐該鎮之急官軍稍稍矜奮能與虜角士飽馬騰之效可見於此矣但稱借支旋復議補雖濟燃眉無救枵腹夫士不宿飽不可待敵慮不先定不可應猝請勑下該部轉行彼處督撫諸臣悉心計議士卒作何簡練芻餉作何支給城堡作何脩防虜擁衆西行勢必假道何以備禦萬一狼心欲逞侵軼我內地何以堵拒火酋突薄歸德逼近西　何以應援番地係我外藩今為虜數何以

蔽扞要索無厭何以謝絶戀牧我邊外不即徙幕何以善後我欲閉關何以能
禁其肆掠我欲擣巢何以能制其死命一一兵食之費條議上請該部酌量緩
急明白題覆將前項銀兩若干經作正支若干仍作借支俟虜既回巢邊境稍
息另行區處但不得割邊需以充虜腹墮軍實而資盜糧外則按臣糾劾内則
科道諸臣察舉庶幾邊備漸實而貢市可久也設不講於兵食之計戰守之畧
而猥云如此則閉關如彼則擣巢恐虜聞而竊笑耳臣書生何知邊計獨念御
將之術功疑而陰假之則重在下不若罪核而明假之猶重在上也御虜之術
以和為和則重在敵不若以戰守為和則重在我也此不可不熟察也昔世宗
皇帝雖齋居決事每邊報至輙出御札問計惟幄大臣一日三四下有名至面
議者今陛下神靈威武燀赫方外固無甘泉烽火之警而兩鎮事勢不為不阽
危矣此賈誼所謂厝火積薪未可謂安而封事及此若不即賜報決恐非所以
勵戎士慎邊防預桑土之計維社稷之安也

青雲山館藏本

論錦衣邊將疏

方今聖明在御法度脩明大小臣工兢兢奉公砥節庶幾表著興羔羊之咏閭閻泯碩鼠之謠矣獨內之錦衣衛官外之將領等官其間固不乏洒然矜奮而皜皜汲濯者然而龐雜之途日開貪暴之風日熾此其故何也則賞濫而罰輕也今夫後先稱緹騎帥者有一人不與金而輦玉者乎而其為之指使用事者有一人不乘堅策肥者乎有不緜緝捕而猥加敘録橫被陞賞者乎亦有陞賞而不驕溢驕溢而無罪謫者乎異日者如李廷祿李登雲嘗敘功矣未幾而論戍馮昕馮邦甯嘗敘功矣未幾而論死前以為功後以為罪前之所賞後之所誅也則且何以懲何以勸哉今之鴟張虎視者憑託方深連章而不報蒙皮傅翼者怠然已極猶累功以獵遷印何纍纍綬何若若耶而甚有傳陞乞陞之徒

青雲山館藏本

亦得帶俸管事冒叨陞賞此皆有奥援為之主有錢神為之役而又姓名不登于仕籍臧否不挂於吏議授之以柄何所不至三年而類報緝獲姦慝或十之一二而破滅者不知幾十家寃死者不知幾百人矣夫錦衣以備宿衛廵徼譏察為職非加之爪牙而令其魚肉都人也而輦轂之下法網嚴密又非有游俠豪舉之雄比周宗　而與官府分權者也漢建都會必徙富民實其中奈何令此曹視為奇貨日眈視而攫取之是以京師室無再世之富人鮮卒歲之圖此亦非所以重本强幹也令甲即斬虜首功既反覆按驗猶必下部覆議陞賞蓋雖半通之綸難且慎若是惟錦衣緝捕朝上功而夕報賞矣抑何輕重不倫也伏乞申勑該部嚴覈錦衣衛官凡係帶俸官員不得輙委管事非真正重大事情不得輙行緝捕其一切類報功次必下部查覈方行陞賞庶叨濫稍清緝捕稍歛而都市之民或不至重足而立矣國家自欵虜以來邊吏偷處堂之樂安忘曲突之慮無事則前後相蒙有事則彼此相諉論功則上冒其賞論罪則下當其罰效尤聾舛牢不可破是以諸酋驕慢日甚驚焉有輕中國之心如宣府屬夷吏酋之叛北路叅將麻承詔非所稱罪魁者耶無論朘削諸軍即於諸夸侵牟其犒賞占奪其牧地摽掠其善馬百相欺百相虐也而又刼娶其女子以為婢妾所狎愛者毳幕胡粧一如其俗如是者六人而最著者曰董貴則青把都部落女也其貪淫暴横諸軍幾欲食其肉而諸夸至欲寢其皮蓋積毒生怨積怨生叛其一朝夕之故矣不然二十年豢養之夸何至突然徙帳而去也此於中國之威不已褻乎縱謂侵糧者部將掠馬者家人乃其私婚夸女激變夸情則誰為之也今守備馬一龍既已遣戍而承詔之罰止於降級厚誅部將而

薄罰主將何以服馬一龍何以示諸邊將吏也若謂疆埸多事國家方賴其父兄戮力或宜稍從寛假臣竊以為朝廷當有事之秋所以鼓舞豪傑正在分別功罪彰明賞罰安有因臣子一臂之力而骫骳三尺以徇之哉者哉蓋自承平日久法令不行是以將吏弁髦憲典畧無忌憚如鄧子龍以忿恚激變嚴惟忠以逗留失律鄧鳳以觀望棄師孫守廉以怯懦縱寇此豈容逃於鼓旗斧鉞之威而有勘問逾年尚未奏報者甚非所以明法勑令創往懼來也伏乞勑下該部院將麻承詔從重擬罪而鄧子龍嚴惟忠等嚴行彼處廵按御史刻期問報庶法紀昭明而邊臣知警此今時振刷要機也蓋通論朝廷賞罰必賞當斯足勸必罰當斯足懲至於駕馭邊臣非賞當而重不足以勸非罰當而重不足以懲今中外之吏武健嚴酷莫甚於錦衣而又濫其緝事之賞是奬之為暴也因循欺罔莫甚於邊吏而又寛其失事之罰是縱之使玩也是以衛帥不懲覆轍邊臣猶掾漏舟豈非賞罰不嚴勸懲不立之故哉臣竊以為覈錦衣之賞嚴邊將之罰可以綏靖都民整頓邊事計無先於此者伏乞聖明裁擇

青雲山館藏本

論西事疏

竊見近日火酋入犯洮州襲軍殺將犬豕憑陵中外憤懣魁耆碩畫之士無不
借箸請籌外則督撫諸臣畫疆埸之計內則臺省諸臣讚帷幄之謀蓋無遺策
已臣復何容置喙昨見三邊總督梅友松陝西巡撫趙可懷各一本為虜衆越
境搶番等事俱奉聖旨兵部知道欽此臣反覆看詳中間分別功罪擘畫撫剿
不啻詳晰第謂醜虜本意搶番因而掠漢原非欲攻城殺將也臣竊惑焉其議
處叛酋欲致書虜王責令瓦火二酋獻逆伏辜如其負固不服則興師問罪臣
又惑焉夫二臣慷慨任事經畧中機所謂魁耆碩畫之士也臣豎儒耳何能更
佐末規竊計今日之事當料虜情之必至鑒往事之得失校之以利害之實而
後可以長制虜自火酋擁衆渡河住牧歸德復謀建寺揑工川以內固其窟穴

哈佛燕京館藏本

又日夜教虜王西行以外樹其黨與此其窺伺我內地豈一日之積也於此邀賞於彼肆掠名為搶番實以掠漢狂心狡態日異月甚其寇洮州也佯徙帳以誘我截偵卒以誤我伏甲騎以襲我可謂意原不在漢乎如以即日遁去為解彼已得志於我夫復何待而久駐既戕殺主將能無虞大軍之躡其後哉曩者丙酉犯我洮州殺掠我官軍曾未一創而莽剌川一帶遂貽門庭之寇後諸酋稍稍蠶食番族及我近境而我竟不敢以一矢相加遺往歲遂有西甯之變戕我主帥此豈容再逞而濡忍不決處置失策今日洮州之變又復相尋此往事可睹矣設令二酋獻逆伏辜臣竊料其必來聽命略示恭順縛獻一二駕虜以謝前過何也彼既貪我財物如啖蔗然含而不忍吐也既罰服勢不得不復與市賞既市賞勢又必至於肆掠何也搶番掠漢矣而撫賞如故襲軍殺將矣而撫賞又如故亦何不利而不為是餌之寇也各酋觀望益啟戎心諸羌破亡盡為虜穴肘腋之患日深腹心之疾漸痼是虜以虛名受罰而邀實利我以虛名服虜而遺實害也此二者利害相去遠矣方今草盛馬肥諸酋蟻屯塞外悉兵遠去誠非完計但當飭厲兵馬以預戰備聯絡番族以接聲援暴揚二酋罪惡榜之邊外永絕其市賞另議征剿明示諸酋脫有狂逞即照此例剿處其有能縛二酋以獻或得其首級者不拘番虜人等即以其撫賞賞之二酋疑忌諸部而不敢糾連諸部亦曉然知中國之恩威而不敢猖獗儻二酋畏罪竄伏海上則按兵息民而徐觀其釁如復要挾市賞侵軼疆圉即集兵一大創之或慮其陰煽東西二虜益肆跳梁其在今日勾引醜類摽掠邊境亦既不遺餘力矣戎狄獸心但知嗜利諸酋既利我金帛又復創我兵威必愈益柔服豈肯甘心從

青雲山館藏本

逆而自絶其市賞之利耶顧駕馭約束之何如耳毋急之以樹敵毋緩之以養寇或用間以散其黨或設疑以速其歸或詰責虜王而宣諭利害或督率將領而嚴兵防堵隨事而施操縱相機以為剿撫庶幾狼心漸戢而國威日振此正部議所謂分别順逆以用恩威者也蓋人臣謀國當為國家計久遠毋徒苟且求完以倖旦夕而塗耳目往者邊臣畏事太過執欵太堅而以養癰之患貽之後人故至今抵掌西事者嘖嘖歸罪故督臣郜光先蓋苟且了事之故也今若復許二酋悔過聽其罰服目前雖易處分而將來必大決裂若絶其市賞整兵待戰今日料理誠難後來收拾猶易且彼自作孽非我棄信借一警百又無虞於鼓衆因敗為功轉禍為福在此一時矣夫多指亂視多言亂聽臣非敢以書生臆說撓閫外之議第私過計恐萬一苟且了事而剝膚之患日深一日也伏惟聖明裁擇

論兵部不宜推陞貪帥說

竊惟當今貪競之風積習而不可挽者莫甚於武臣一途武臣非善緣深結無媒以自進勢不能不趨於競競則不能無貪大者營兎窟小者窺鼠竇寵賂之彰所從來久矣此雖嚴為禁塞猶懼其濫況奬貪録競以示之乎頃南京右府僉書都督缺兵部以原任都督同知李應詳請奉聖旨是李應詳着以原官南京右軍都督府僉書管事欽此夫應詳非故四川總兵嘗以千金行賄為按臣傅霈論罷者耶該部之疏請亦以諸臺臣推轂之故武臣旋薦旋効乍斥乍起自其常事第應祥身為大帥虛冒營糧已迺重賄以求脫長跪而乞憐此其狼狽已極而廉恥蕩然矣薦墨雖新顯黜未久忘可猥以垢身踐都督之崇階膺留樞之重寄也哉且薦者非身睹其摧鋒陷陣之功而論者則親發其納賄投

青雷山館藏本

贓之跡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奈何捨昭昭之白過而姑為此嘗試者也海內縉紳之士介冑之夫莫不嗤點前事而相詬病又焉知不揣摩今日之起用或踵故智而得之者耶武臣陰為股削而暗投苞苴者什嘗八九顧其穢跡彰聞昭然共耳而目之者未有如應祥者也此而復用更誰當舍諸其何以示天下且皇上嘗懲貪墨矣千金之賂取之囊橐乎取之軍士乎嘗禁餽遺矣賄賂不甚於餽遺千金不重於筐篚乎國家之法詳密於文吏而闊畧於武臣文吏一被點汙終身不復振而武臣則朝對簿而暮建牙夕為鼠而旦為虎是以文吏猶多自好兢兢當世之禁而武臣則雖蒙垢處汙干紀扞罔亦所不恤夫左繩右墨固非所以待驍雄武健之夫然豈宜決裂至此武臣起自罪廢者或先以影響被謗而鍛鍊於單辭或偶以毛瑣見摘而詿誤於一眚或負跅弛之材而瑕瑜原不相掩或遭摧敗之辱而功罪亦足相當則捐其前過責以後效不失為使過之意安有冒通賄之汙名甘乞哀之賤行而猶可復起而登大將之壇靦顏對士大夫而臨其軍吏哉古稱使貪使詐此亦一時權宜可以陰用其術而不可明示其機可以備卒伍之用而不可當將帥之任可用於軍壘急猝之間而非處於留都清暇之地可行於草昧勛勩之日而非所施於守文保定之時即謂應祥果有才猷終難廢置天下豈少若人哉第恐尤而效之貪冒日甚剥割愈深貨賂公行法網盡解彙緣鑽刺之徒皆將攘臂而前英雄豪傑之士莫不褰足而退矣蓋朝廷賞罰必視衆人所屬耳目者而後其法信於天下今醜虜陸梁封疆多事廟堂之上方且拊髀良將扼腕憤帥以臣之愚如應祥者正宜借之以行其罰而亟賜罷斥以懲貪止競杜僥倖之門者也

論河西滇南邊事疏

臣屬聞醜虜陸梁洮河失戒流寇窺竊於湟中逋酋盤結於海上河西之烽烟未息滇南之羽檄紛馳四郊不為不多故矣文武將吏共事封疆正宜同心戮力以狥國家之急而乃有以議論不合遂生疑阻者有以禮節細微之故不受大將約束者有乘公家之急而修郤洩憤以自快其胷臆者竊以為人臣狥國誼不當如此夫水泉之役斬馘獻俘以百十計亦足稍伸中國之氣矣總兵張臣則曰虜性鷙悍必無不報之仇卜酋肆為驚言終當為梗經畧尚書鄭洛則曰卜酋遭創竄跡西海近且乞哀講罰安所得驚語而稱之為虜張疑此二臣者料敵不同持論亦異非有成心相駁張臣亦何嫌何疑而遂自陳乞為夫虜帳未徙青海未空正將帥裹草之時豈臣子乞骸之日且卜酋方叩關於延綏

復突邊於甘肅犬羊之性詎可測哉即創我兵威不復狂逞而先事備備亦非過計第所稱千里攻圍此自狡虜大言謾我中國有無不足深辨耳近日邊將不憂其將張皇而憂其衆敵不患其憤激而患其怯懦如張臣所稱亦不失為匪茹孔棘之意何乃以一言相左遂生疑阻乎至副將陳震之調則猶有可議者夫以裨將而抗大帥不受其節制自然曲在裨將不必復問其賄虜怯戰之事之有無也先年總兵黃應甲與叅將徐正亦以禮節相爭奉聖旨徐正着革任回衛差操總兵官鎮守一方若平日用舍不能自由號令不行於偏裨士卒臨敵何以責其鼓衆成功欽此即念陳震嘗有禦虜微勞不遽罷斥亦宜稍示裁抑以明體統而乃調之經營署以都督為調耶為遷耶以衝邊而調京營似非右轉以副將而加都督不為優處乎此豈所以習諸邊將吏也夫大將之於偏裨平居有以相制然後緩急可以相使而陵夸至此亦何怪乎劉承嗣之令不能行於嚴惟忠卜天兆也近日西北諸將如張臣者號為忠勇水泉之役實稱首功而議論既左於經畧體統復損於偏裨何以望其展布而責成功臣以為欲重將權如陳震者不可不另議處也若沐昌祚之事更有足異焉臣聞雲南故事徵發夸兵則用鎮臣之符徵發漢兵則用撫臣之符方緬夸之始稱兵也諸夸告援急加救焚而昌祚方且藉口聽勘泄泄閉門不出撫臣一日三四及門迺始發符徵兵以致燎原未易撲滅夫冠在門庭豈臣子修郄之日耶臣猶以為傳聞之言未足深信昌祚而有人心必不至是近復呶呶辯雪已完而力為左右用事解脫前罪其辭若動之以不忍不從其勢實要之以不得不從夫不請於地方無事之日而請於逋夸竊發之時昌祚將誰欺乎昌祚但知庇

青雷山館藏本

護其厮役為愛惜其體統顧朝廷法令可弁髦至是耶朝廷之法令不行於昌祚昌祚亦何能號令諸夸也臣以為縣官即有徧刻榜文之事昌祚但當訟言此事而不當為其爪牙用事之人請昌祚即有剿平緬賊之功朝廷但當賞其功而不當輕縱其爪牙用事之人夫驕子傷飽貴臣傷寵恐非所以保全沐氏也大抵人臣謀國操同舟之人心則吳越可使相救持一方之見而臂指不免相掣故帥乘和而晉師捷肘足接而智伯分師克在和自古記之矣諸臣同有封疆之責均為社稷之臣奈何介小嫌爭苛禮忘公憤而快私讎此豈純臣之誼耶臣愚不勝感憤云云

特參黔國沐昌祚疏

臣惟人主所以號令天下奔走臣庶者惟此法令法令行則紀綱立紀綱立則分義明而朝廷之體尊稍有假借浸成陵夸臂使之勢不行跡蠹之病漸起非所以習天下也頃見雲南鎮臣沐昌祚為按臣楊紹程論劾詔按諸左右不法者既復以邊警乞恩詔暫免提候事宜 定奪臣竊見皇上之意蓋念邊方之多事恤鎮臣之體面而姑為是寬假之也臣復反覆看詳其疏縷縷皆膚受之愬以聳動上聽借公家之急而為其爪牙用事解脫前罪者也夫鎮臣有鎮臣之體朝廷有朝廷之體砥節奉公以彈壓一方為天子守三尺者鎮臣之體也賞不阿近罰不撓貴與天下共三尺者朝廷之體也朝廷之體尊則鎮臣之體自重非妄自尊大擬上淩下遂為隆重其體也當緬賊猖獗正宜與文武將吏戮

青雲山館藏本

力禦侮先國家之急而後其私而乘機遘會為一二奴僕請此為有鎮臣體乎
昔郭子儀禁無故軍中走馬夫人乳母之子犯禁都虞候杖殺之諸子泣訴子
儀叱之曰諸子奴材也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乳母子人臣事君如子事
父不惜君父之法而惜其一二奴僕何也且封疆之事與私憤孰重一二奴僕
就訊與生靈之荼毒孰急於斯時也未聞出一奇畫一策以紓九重之南顧而
迺忘公憤而爭私讐忽軍機而急奴僕又何也有司奉旨勘罪非私逮捕也事
在勘問奏當未成也而占恡不發執奏不已此為抗有司乎抗明旨乎果有寃
抑不平迫於不得不訴乎抑以地方有事挾之以不得不從乎人臣生死榮辱
惟上所命加刑則刑命死則死君令臣共誰敢不聽朝廷猶念勲業之故置昌
祚不問稍按治其厮役以示懲云爾儻皇上赫然震怒如先朝逮捕沐朝弼故
事將遂抗違不服耶昌祚未有尺寸之功即挾邊警為重設已剿平緬賊將遂
挾邊功以邀上耶地方甫有小警而已弁髦朝廷之法令萬一邊警有大於此
者法令將遂不行耶昌祚而習知法不必行也抵禁觸網安所不至矣彼其左
右而習知昌祚之終怙已也倚勢作姦安所不至矣邊臣而習知其要挾之態
也凡幸封疆之釁以為重與挾其重以邀君上者又安所不至矣蓋法行自上
臣子不得而姦也姦則法玩恩出自上臣子不得而請也請則臣驕下習其玩
上狥其驕此其漸豈可長也方緬夸之始稱兵也諸夸告援急如救焚而昌祚
方且藉口聽勘泄泄閉閤不出撫臣一日三四及門乃始發符徵兵臣猶謂傳
聞之言未足深信近復見其假託邊情橫恣胸臆敢於挾君父而不忍於罪奴
僕昌祚要君之罪始不容掩矣昆明知縣揭廷諫者若果徧刻榜文侵奪貴臣

青雷山館藏本

如侯封之刻轢自當罪廷諫以謝昌祚若奉法守公無所顧避如董宣之强項昌祚固當斂容謝之而何呶呶置辨為夫以下挾上非人臣之節也下請而上狥之非朝廷之體也伏乞天語嚴加戒諭俾知省改狂肆之故態不可以再逞淩抗之私臆不可以再恣非分之横恩不可以再覬要挾之瀆詞不可以再陳即剿緬有功但當賞其功而不當輕縱諸左右不法者如怙終不悛且當併治其罪豈以按其厮役為蔽法哉此所以明法紀而尊朝廷且亦以保全沐氏也

論鄭經畧不當辭總督疏

邇者黠虜陸梁洮河失戒皇上怒焉西顧特遣大臣經畧已復罷黜督撫諸臣即命經畧大臣兼理總督所以一事權專委任真將將之勝算也復接得經畧尚書鄭洛揭帖為三邊事重獨力難勝辭免總督以便專力經畧事大約謂三邊延袤甚廣勢難遥制欲往甘肅則洮河失顧欲驅流寇則套虜難防專設一督臣計算兵食然後得以併力西事大創火酋臣竊以為陝西四鎮昔豈無虜止設一總督者正以一則專兩則分專則權無所制而功罪有所獨歸分則動有所牽而成敗得以互諉故古者遣將推轂授鉞閫外之事勢不兩屬權不並制蓋其專也權大相耦則事不統一事不統一不能無生異同合則狥離則掣成則娟敗則諉故兩手共搏不若合拳之一擊也經畧之於總督名位匹敵事

青雲山館藏本

權並重相下則總督之權與巡撫等非所以重總督也不相下則經畧之權與總督等又非所以重經畧也即使二臣同心狥國耦俱無猜事不再計言無二成而四鎮之間開兩制府權屬經畧則總督為枝指權分總督則經畧為贅旒譬之二人同舟共操一柁竟何益於相濟萬一意見互異事體相左臂指自相矛盾肝膽遂分胡越則往返關白機會坐失彼此顧望瑕釁漸生始於掣肘終成跛蹩於封疆豈有賴焉且夫人舉一重則各致其力兩相扶則共相委祖宗朝每鎮止設一巡撫亦足獨當一面後加設總督而巡撫之權始輕今復加設經畧而總督之權亦分故經畧者一時張皇之意權宜之術也且論事權經畧之權重於總督論責任總督之責專於經畧一人操其重權又一人分其專責展布終難事體未便如先朝哈密之役後先節制三邊者彭澤以都御史往王瓊以兵部尚書往當時東支套虜西禦海寇疆埸之間亦稱多故未聞經畧總督並駕而後能濟事也東南劇倭之舉張經以尚書開府趙文華以侍郎督軍兩相負而不相下而釁隙遂起此非已事之明驗耶夫督率戰陣總兵事也計算兵食巡撫事也觀變審勢指授方畧督府之事亦經畧事也今陝西四鎮為巡撫者四為總兵者四此皆秉麾建牙而稱大將者也下此則司道將領星布雲屯官亦不為不備矣屬者延綏募兵應募者不過四十餘人竊恐西事之憂不在將寡廼在兵弱耳況人臣之義事不避患當擔酋西牧時許其假道者誰耶已為難首安所辭其後責故海上之王庭未徙二川之虜穴未犁未得遽分擔負於他人也如謂往甘肅則虞洮河固原總兵近且移兵策應矣如謂驅流寇則虞套虜延　二鎮巡撫總兵各據要害扞其門戶固原列將復宿重兵

青雲山館藏本

守我堂奥斯不足犄角乎如謂以經畧兼總督為辱命失職則重臣宿將節制諸邊建號萬里屹然長城果使諸夸聞風丧膽喙息遠遁所謂北門鎖鑰非準不可上不辱命下不失職又孰有大于是者乎大抵任天下事不在多人顧得人否耳誠得其人則一將之任賢於十萬之師陛下謂洛足辦此乎盡挈三邊以付託之而徐責其成功可也若疑洛未足倚賴欲復一人叅之豈有不能總督而能經畧者乎頃陝西按臣議洮河逼近二川請復設一總兵部議尚謂未便若復設總督何如洮河暫設一總兵而陝西總兵仍駐節固原事體猶歸一也事關邊計利害不細伏乞勑下該部從長酌議如果臣言不謬仍勑鄭洛以經畧兼理總督庶事權不分委任專一而洛亦得殫心畢力以從事於西鄙矣

兵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恭敏薛三才

申救武方伯喬張兩給諫疏

臣等在科辦事接得湖廣左布政使武尚耕一本為進貢事奉聖旨禮部知道欽此又恭誦吏部接出聖旨前者有旨傳湖廣例進魚鮓內醬子鮓改作鱘魚鮓進用昨日該省進到魚鮓內如何還是照舊樣數解進顯然該省官玩視不遵好生可惡該布政司官姑着降三級調極邊方用不許朦朧推陞該撫按官也各罰俸二個月其例進魚鮓着遵照新旨樣數解進應用為例該部知道欽此臣等相顧驚異以為前既傳旨該省矣該省司官於此等小事乃不能將順上意而 自取降謫乎竊料其中或自有故因檢閱禮新部傳奉舊本乃本年

二十二日始奉旨傳與湖廣布政使而該省進鮓日期查是本年四月十七日
係二十一年分鮓然則未傳奉前兩月該省已循舊例上 進及傳旨到彼而起
運在途矣第查往年進鮓每在八九月間到京近來多應解官慢事延遲到今
皇上必謂自六月傳旨以來中間凡數閱月豈有傳奉不到之理因疑司官玩
視概加降罰臣等看詳章奏磨勘日月委係起運在前傳奉在後勢寔不能相
及情非出於故違而遽加降謫似亦無以服諸臣之心且事起進鮓竊恐海內
不察聖意罪其玩視前旨而妄疑以一鮓之故概罪諸臣夫楚莊隱罪於呑蛭
宋仁忍饑於燒羊以我皇上仁慈豈不度越二君萬倍而使人情 此致疑似
於聖度不無少損臣等所責備於該司者當傳奉到彼既度起運在途不及改
製只合先期奏請或遵新旨續進或今年暫請照舊則聖意自當釋然而乃因
循舊貫鹵莽遽進此則失於委曲誠不能無過若謂其玩視明旨無論該司萬
萬不敢即至愚無知之人 有惜此區區小費而自干天譴者哉今原疏具在
可覆視也如過傳奉在先降級原不為過臣等亦甘扶同之罪如果進貢在先
該司之罪止在不先奏請將武尚耕量加罰治至於該司諸臣事各有司罪本
無與概從原免庶情法兩平而人心允服矣抑臣感近事猶有廷臣被譴而情
有可原者併申欵欵之愚皇上之尊如天威則雷霆言事諸臣豈故欲干犯雷
霆而以身試不測哉誠欲以效忠而盡職則義有所不容默也近日如科臣喬
徹張濤一則適當天威震怒而輕於唐突一則不知禁中事體而過欲裁省書
生草野罪誠有之但其意在納忠言非出位而旬日之間相繼降謫處分不無
太過夫朝廷設立言官原責之以封駁糾繩非欲其循循默默而已也比年以

哈佛燕京館藏本

來言事之臣稍涉忌諱輒加斥逐一被斥逐輒同禁錮至使臺省幾為虛署言官設為贅疣此豈明盛之朝所宜有哉伏乞聖慈特加寬宥以作人臣敢言之氣諸臣幸甚天下幸甚臣關係職掌感觸時事昧死上言不勝隕越

此神廟甲午年冬事也是時上怒甚旨從中出先公時掌禮垣立草疏申救同官有危之者先公謝曰此職掌所關以此獲罪何辭疏入上愈怒發內閣擬嚴旨進閱止擬奪俸上意未釋於罰俸一年下復有塗抹字樣蓋特出御筆後武方伯鐫秩而右轄以下皆獲免

申明卹典疏

竊惟大臣之有恩卹蓋朝廷所以敦念故舊崇奬忠良甚渥典也故祭葬必論官資而又參酌其人品贈謚必稽行業而不徒叙其年勞其間有無隆殺之等條分縷析載在卹典條例及會典諸書燦然具備矣徵以近事蓋亦有事例本明而比附未當陳乞太煩而遇澤過濫者此不可不亟為之裁節也按會典恩卹一欵凡三品以上者官有先被勑冠帶閑住後奉特旨復職者准照例與祭葬遇蒙覃恩概復致仕者亦不准給夫所謂奉特旨復職者其初或以言獲罪或因事中傷而心本無疵功有可録迨乎事久論定卒得賜復原職如先臣大學士楊一清兵部尚書王廷相刑部尚書顧璘兵部侍郎劉源清國子監祭酒鄒守益等皆奪爵里於生前賜祭葬於身後者也近日因子考滿奏復父職者

青雷山館藏本

輙援之以為例此固與覃恩概復者不同然視之公論既定而特旨賜復者自是有間以其子一考滿之故既復又職復邀卹典是以小臣尋常之考而希大臣所不必得之恩不亦侈乎且近例被劾致仕及被劾聽用聽調者應得祭葬尚從遞減而閑住復職者所得乃反過之亦輕重不倫之甚矣又恩卹一欵大臣有應謚而未蒙賜謚者許各該撫按及科道官從公舉奏禮部酌議題覆補給若不係公舉子孫自陳乞者不行誠以易名節惠關係尤重公舉庶名實不淆私乞則夤緣易起故先臣補謚者如喬莊簡宇呂文簡柟何文定瑭以臺省之共推如吳介肅嶽程文恭文德則撫按之代舉庶幾愜公論而服人心比來多有以子孫陳乞而得之者夫名以實實謚以表行自非行誼勳猷卓然名世法皆不應謚故雖從公奏舉必下所司酌議盖慎重如此奈何以朝廷之鉅典而狥臣子之私乞乎且如故都御史顧佐先朝明德之臣也曾經撫臣題請補謚尚斤斤靳與之近來陳乞而得者其德望未必能及前人也是何遠者難而近者易乎至於改謚一節會典固未開載然稽之故事如王文節禕李文毅時勉之改文忠于肅愍謙之改忠肅石文隱珤之改文介皆採諸公論非緣私情似亦當照補謚之例著為定令不許其家自行乞改者也又有任子帶銜三品亦乞卹典有繼子得承恩蔭又請移封本生父母者夫其身之得官且藉祖父之庇而又欲徼寵於身後推恩於本生人情亦何屬厭之有國家近制使人子得以移封錫類之仁亦甚廣矣然未聞有移及庶母者此例無可據而情難獨伸尤為濫乞之甚夫人子私願無窮誰不欲徼君上之恩為祖父光寵也哉顧恩典著在令甲如法家之律例不得故出入者也上守畫一之法則下絕覬覦

之私惟有一人焉徼幸而得之後來者遂援之以為例又有一人焉援引而得之異日者因習之以為常得之不謂異數而不得則生觖望往往以私情干公典而視明例為虛文及今不為申飭則前實既開末流益濫請託日衆冒濫滋多何以旌別既往風厲來茲且非所以信法守於天下也伏乞勅下該部如果臣言不謬即令覆議施行再照故都御史吳時來已蒙賜謚旋亦追奪夫一人之身乍賢乍佞一字之褒旋予旋奪似非政體所宜然朝廷終不為此姑息者以覈名實存直道也如故吏部侍郎王希烈者考實則行業無稱據例則陳乞非法雖經覆議得請尚未賜謚定名況乎俞旨或出於一時會典則信於萬世前之已謚者尚不惜追奪今之未謚者又何嫌報罷也哉伏惟即賜停寢以示至公云云

論各藩冒請郡封疏

竊惟我國家衆建藩封以維城王室自親郡王至於將軍中尉世世纓弁不絕親盡而外猶得食租衣稅於縣官迨我皇上而又為寬奏請之限開擅婚之禁所以篤念懿親恩意甚渥然而必限之以世次約之以品級繩之以條例者何也凡以酌情法為可繼也顧其間事體最大而條例最詳者無過於進封追封二款諸藩正宜兢兢遵守以體我皇上敦睦至意而近來多有違例冒干焉者臣等事關職掌法當參駁請得一二數之近例世長子追封親郡王者次嫡庶子仍得如封郡王鎮國將軍蓋以世長子原蒙祖父世及之貴非以弟侄進封及旁支繼絕者比也然亦有世長子雖蒙父貴而其祖若父則繇進封者如益昭王載增以長子追封而昭王之父恭王則以崇仁王進封韓安王謨坤以世

天一閣藏本

子追封而其五世祖康王則以彰化王進封三世祖靖王則以西鄉王進封此正事例所謂郡王進封親王雖係親支次子以下亦止授以本等官職者也然則益府輔國將軍翊鍾韓府鎮國將軍朗銘等以其父爵而言則世子之衆子也本其原封而言則郡王之支庶也照依始封世次授以本等爵級止應得鎮國將軍而不應加封郡爵也亦甚明矣如以例前加封者為詞又何必遠引晉周二府即如益恭王衆子安東舒城等王韓康王衆子　遠長泰等王皆儼然享有郡爵者也正要例所謂例前加封姑准照常傳襲云爾例後未封者安得援以為口實乎惟是翊鍾授封於益昭王為長子時止得輔國將軍反下本等一級似應加封鎮國將軍者也至若荆王為其第三子由棟秦王為其庶兄誼泖請封郡爵尤屬無謂秦宣王懷埘以鎮國中尉進封旗屬為再從萬歷二年王庶子敬鋤乞封郡王部議據例請授輔國中尉奉聖旨是其以從親進封的俱照前例行欽此萬歷十四年秦王誼溫為其庶兄誼泖請封郡王奉旨加封鎮國將軍夫敬鋤僅得輔尉於一傳之後而誼泖乃得鎮軍於再傳之餘視其本爵已踰五級亦可謂特恩異數矣猶不知屬厭而希覬於必不可得之王封乎本以中尉進封而以郡爵推恩是其支裔之加封反踰於本宗之原封矣不亦舛哉荆王之以安成王進封也在萬歷七年則條例事例遵行已久夫以例前進封者其次子之加封且當改正於例後況以例後進封者其支庶之請封安得比擬於例前則是條例為不必設而原封世次不必照依也如曰以弟繼兄與從親進封者不同則事例所謂親王薨絕除親弟親侄照例承繼次嫡庶子不准加封者豈虛語哉近日各藩進封多引藩府為例查得昨年藩府請封

子追封而其五世祖康王則以彰化王進封三世祖靖王則以西鄉王進封此
正事例所謂郡王進封親王雖係親支次子以下亦止授以本等官職者也然
則益府輔國將軍翊鍾韓府鎮國將軍朗銘等以其父爵而言則世子之衆子
也本其原封而言則郡王之支庶也照依始封世次授以本等爵級止應得鎮
國將軍而不應加封郡爵也亦甚明矣如以例前加封者為詞又何必遠引晉
周二府即如益恭王衆子安東舒城等王韓康王衆子　遠長泰等王皆儼然
享有郡爵者也正要例所謂例前加封姑准照常傳襲云爾例後未封者安得
援以為口實乎惟是翊鍾授封於益昭王為長子時止得輔國將軍反下本等
一級似應加封鎮國將軍者也至若荆王為其第三子由棟秦王為其庶兄誼
泖請封郡爵尤屬無謂秦宣王懷塏以鎮國中尉進封族屬為再從萬歷二年
王庶子敬鋤乞封郡王部議據例請授輔國中尉奉聖旨是其以從親進封的
俱照前例行欽此萬歷十四年秦王誼溢為其庶兄誼泖請封郡王奉旨加封
鎮國將軍夫敬鋤僅得輔尉於一傳之後而誼泖乃得鎮軍於再傳之餘視其
本爵已踰五級亦可謂特恩異數矣猶不知屬厭而希覬於必不可得之王封
乎本以中尉進封而以郡爵推恩是其支裔之加封反踰於本宗之原封矣不
亦舛哉荆王之以安成王進封也在萬歷七年則條例事例遵行已久夫以例
前進封者其次子之加封且當改正於例後況以例後進封者其支庶之請封
安得比擬於例前則是條例為不必設而原封世次不必照依也如曰以弟繼
兄與從親進封者不同則事例所謂親王薨絕除親弟親侄照例承繼次嫡庶
子不准加封者豈虛語哉近日各藩進封多引藩府為例查得昨年藩府請封

屢奉明旨一則曰以後永不為例一則曰今後再有援例的該部科參來欽此夫以明旨若此而諸藩復敢紛紛奏擾者良繇朝廷用恩太過而法不必行也臣等以為欲杜其將來之濫乞必核其已往之冒封凡一切加封本爵之外者查其原封世次在例前加封者姑准傳襲亦必酌量其親疎限約以世數而以例後加封者或即與改正或姑准終身如朦朧傳襲者併其本爵削奪而以世長子追封者必其始封以來世以父子相繼方准其支子加封如世長子雖以世及而其祖父或由進封者仍照進封親王例行其諸藩有違例冒請加封者或量罰本宗原封祿米或仍重罰長史教授等官以懲瀆擾庶幾各宗知奉約束而朝廷情法兩行矣不然人情知止足者少圖僥倖者多嚴為隄防猶虞其濫更復決裂濫將若何蓋一作俑於秦藩再效尤於瀋府而濫觴已極矣長此安窮此賈生所為太息者也伏乞勅下該部如臣等言不甚謬即為覆議施行

青雷山館藏本

停寢秦藩冒請郡封疏

臣等接得禮部一本為仰遵制例比照新恩改正封爵等事奉聖旨秦王為誼
渺請封郡爵朕念首藩准與封不給祿仍不為例餘依擬欽此仰見我皇王敦
睦之仁裁抑之義恩雖加於首藩而例未嘗不嚴於諸藩也臣等反覆思維今
天下宗室至繁衍矣朝廷所以約束而整齊之者惟此制例為兢兢制例定然
後守法明守法明然後覬覦絕譬如權者持一定之衡而輕重不揺也量者施
一概之平而多寡不爭也是故世次有所必稽爵級有所必限恩數有所必節
事例有所必嚴要以尊制明法使諸宗不得妄生他覬覦耳即秦王為誼渺請
封郡爵豈不以制例為詞也哉迺臣等看詳寔制之所禁而例所不得請也已
嘗具疏參駁而詞意未悉無能為朝廷申明制例自惟職掌隕越是懼請得終

青雲山館藏本

言之伏惟聖明垂察焉謹按宗藩事例一欵例前親支進封親王者姑照常行若原係一從再從之親進封雖在例前其次嫡庶子止授以世次本等官職已經襲封者待本王身終停襲此非制例之昭然者哉秦王自僖王無嗣懷王志均以渭南王進封康王志潔以富平王進封此兄終弟及猶云親支至昭王秉欑以臨潼王進封則簡王之一從侄也宣王懷塏以鎮國中尉進封又定王之再從侄也論親則再從之疏屬不得竊比於親支論世則中尉之原封不得妄希乎王爵論例之前後即以親支進封者其子孫且不許加封於例後況以再再從進封者其支裔又安得比附於例前秦王此請逾越亦太甚矣陛下縱為首藩念獨不為法制惜耶夫法制不一難為示衆封爵不平難以服人今一時請加郡封者如荆府以親支為說韓府益府以近例為詞皆因事例不合概從停寢秦雖首藩誼涉一奉國中尉耳一請而加鎮國將軍再請而加郡爵輒請輒與如持券而責無弗償者是何例行於諸藩而獨格於秦也將何以服諸藩之心即無論諸藩往者秦王敬鎔為其弟敬鋤請封郡爵是時據例授封止得輔國中尉誼涉今王庶兄於宣王為庶孫視敬鋤之親遞降矣而所得封爵不啻倍蓰過之是例信於前而不信於後行於敬鋤而不行於誼涉也恐敬鋤亦不心服矣昨年藩府明旨固曰永不為例未幾而秦府援之以請矣今年秦府請封明旨亦曰仍不為例又安知不為後來地乎何以示天下信也雖曰與之爵而靳之祿第以虛名寵異之然朝廷所惜者名器所重者封爵使名器可假封爵可濫人情誰不喜貴倨而羨紛華將來請乞無厭奏瀆無已陛下將盡狥之乎臣聞法行有自禁行在先例遵於首藩無弗遵者矣禁設於未然無弗禁

青雷山館藏本

者矣伏望陛下收回成命停寢奏封以信例制例於天下則請謁自杜約束可
行朝廷之幸亦諸藩之福也臣愚不勝惓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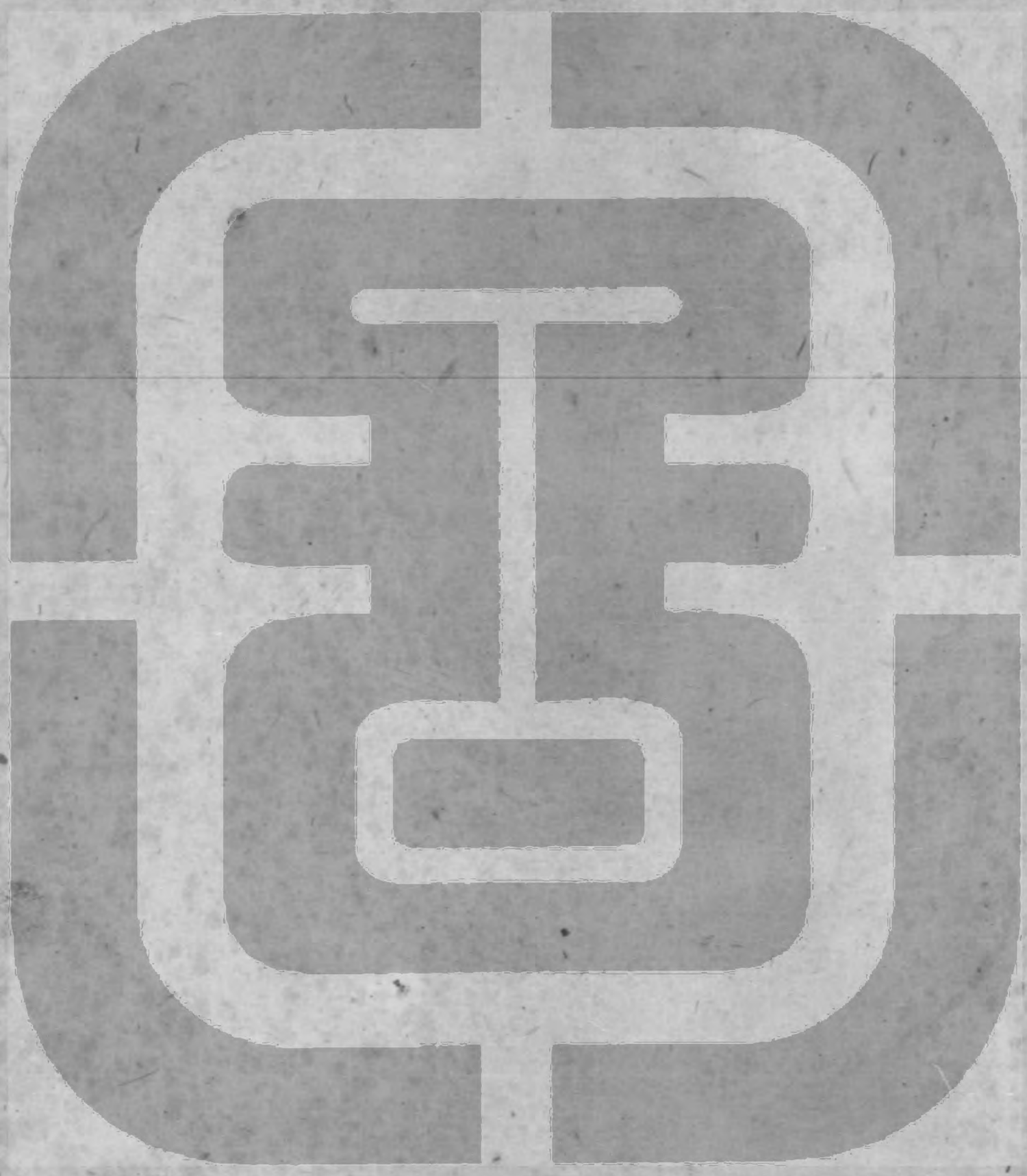
申飭學政疏

竊惟學政之修舉關乎士習士習之澆關乎世道是以國家特勅憲臣俾專
董是政毋相侵軼而勅中開列條款比於國學監規之制所以責成之甚重皇
上登極初年又復申飭舊章修明功令惓惓敦崇教化德意甚盛然而士習日
以澆漓學政日以廢弛者何也豈朝廷申令之未詳歟亦以有司奉行之未至
耳頃見浙江提學副使蕭雍一本為俯循職掌陳末議以裨學校事奉聖旨禮
部知道欽此臣等三復其疏慨然以挽回士風為已任而首之以勤考校候代
滿此誠克已奉公第一議也夫督學者所以磨厲諸生惟是考校一事最為喫
緊平時有歲考科舉有選考往見督學選考科舉竭蹷而趨率不一歲而遍至
於歲考多泄泄從事有三歲而不一遍者何也則程限不立也今第令其候代

圭月雷山館藏本

而不責之報滿安知不有玩愒歲月優游待遷者乎合無責令候代之日一面揭報撫按一面揭報吏禮二部歲考過若干府選考過若干府進若干人黜若干人該部程其勤惰而殿最焉提學官黜涉生儒務在精嚴亦不得過為姑息吏部銓選是官必擇其年資相應者不滿三歲不遷毋以是優處資望之人借居其地而驟遷其職如是則居是官者自知職業之不可曠而考校不得不勤矣次之莫如禁奔競勑曰孝弟廉讓士子立身大節其在今日則掃地幾盡矣彼頑鈍衰暮藉衣冠為壟斷者無論青年俊茂之士率多投贄呈身納交有司歲時而薦筐篚慶賀則致帳詞者比比也而江南為甚有司不勝桃李之私愛亦或嘔煦受之因而開諸請託之路長奔競之風夫士為諸生時已奔競若是異時勢利薰心安所不至有司以提調為職作興自有常典而假此以樹私交是誨之使競也何可不嚴為禁戢也次之莫如重傳註勑曰國家明經取士說書者以宋經儒傳註為宗行文者以典實純正為尚詔書不啻再三申令矣而今之詭異日益甚往見先輩博學好古者解說經傳斤斤墨守訓詁而今初學小生輒已姍笑宋儒倍其師說自詫為新奇主司者亦喜其新奇而亟收之夫國家業已表章傳註布之學宮而士子猶得為異說是不遵功令也主司者業已奉科指揮釐正文體俾士子猶得以異說進是不奉詔書也何可不痛加裁抑也次之莫如勵風教勑曰名宦鄉賢國之重典風教所關非年久論定者不得舉陵夷至今名宦猶存直道之什一至於鄉賢而濫觴極矣甚有出挂於吏議處愧乎鄉評者亦緣子孫貴顯而猥厠其間夫稱一鄉之賢而俎豆於黌宮必其行誼聞望足以風厲一鄉然後可廼使夷蹠同堂而處曾蹻分席而坐斯

青雷山館藏本

不亦羞往哲辱祀典耶欲以此勸後進翼宣教化斯亦難矣近例從前冒濫祀典者得經自查革況新增入者乎合無申明前例提學官有查革得當者以風力紀録而以後濫舉者即以阿狥不稱職論此亦激厲士風一大機也蓋亦有見行事例與勅諭所載前後不相似而名寔不相副者勅曰該官地方每年務要廵視考校一遍夫一省之内郡以十計州縣以百計三歲而一週人情猶或難之況責之每年遍閲乎又曰童生入學大府不過二十人大州縣不過十五人夫人材不厭多薪槱不厭廣必曰二十人十五人是太隘也而今不啻三倍之又太濫也又曰考貢限年六十以下三十以上屢經科舉者六人取其優者充貢今郡邑歲貢止用正陪二人而太學選貢間數歲而一行今之所是著為令則所謂六人選一者不似贅與夫言不在多期於必行令不在煩要之責實如前所稱舉責之一一奉行則勢有所不能所勅若彼所行若此是勅為具文而璽書不信於使者也夫督學者身不能遵奉璽書何以令諸士子以上數條稍近煩苛所當更加裁定者也蓋近來學校因循已久振刷為難非聖明嚴加申飭頒示天下無以警肅士心振起積習伏乞勅下該部覆議施行士習世道不無小補云云

已上諸疏俱奉有明旨下部覆議著為令甲當日都未録入原疏中今不敢以臆見記叅人